

八月炮火

The Guns of August

[美] 巴巴拉·W. 塔奇曼 著

Barbara W. Tuchman

张岱云等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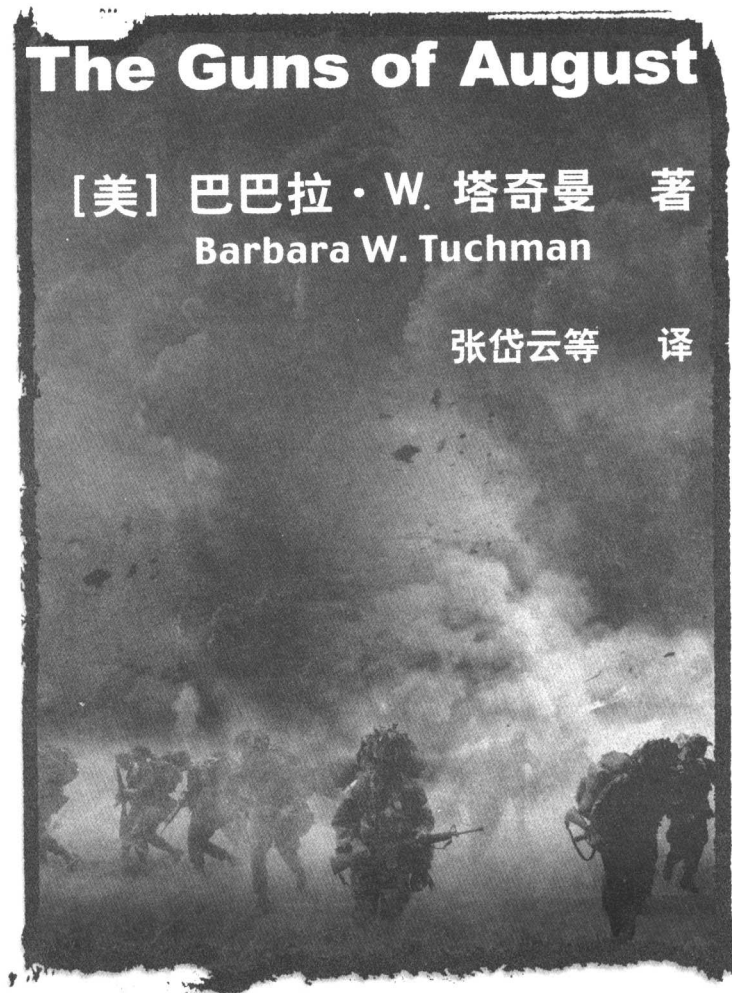
八月炮火

The Guns of August

[美] 巴巴拉·W. 塔奇曼 著

Barbara W. Tuchman

张岱云等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八月炮火/(美)塔奇曼著;张岱云等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2005.4

ISBN 7-80148-751-6

I. 八… II. ①塔…②张…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1984 号

THE GUNS OF AUGUST

by Barbara W. Tuchman

Copyright © 1962 by Barbara Tuchman,

renewed in 1990 by Dr. Lester Tuchma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ussell & Volkening,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4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刚

社址:北京市东直门南大街9号华普花园

邮政编码:100007

电话:010-84094409

传真:010-84094789

E-mail: newstar_publisher@163.com

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4 字数:444千

版次:2005年5月第一版 2005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6000 定价:35.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序

1962年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约翰·格伦在三次延期后终于乘着火箭一举冲上外层空间，成为美国环绕地球轨道的第一人；纽约扬基队老练的一垒手比尔·穆斯·斯考伦（Bill Moose Skowren）因前一年表现杰出（创下击中561球、28支全垒打以及89支安打的佳绩），风光获得3000美元加薪，年薪涨到30.5万美元；《法兰妮与如易》（*Fronny & Zoey*）一书雄踞畅销小说类排行榜的榜首，第二名是《梅岗城的故事》（*To Kill a Mocking Bird*）。非小说类的畅销冠军是刘易士·乃泽（Louis Nizer）的《我的法庭生涯》；就在同一个星期，一个生于我们这个世纪的美人撰写的最好的历史作品也在此时印行上市。

《八月炮火》推出后立即洛阳纸贵，空前成功，书评争相推介，口碑迅速传开，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一睹为快。肯尼迪总统特别订了一本送给当时的英国首相麦克米伦，他的阅读心得是：当代政治家必须尽可能避免促成1914年8月大战的陷阱。普利策奖委员会捐款人已立下规章禁止颁发历史类奖项给主题与美国无关的著作，但是委员会还是找到名目，颁给作者塔奇曼“总体非文学类奖”。《八月炮火》让作者一举成名，她的作品深入人心且文笔流畅优雅，但是大部分的读者只需要知道这本新书的作者是“巴巴拉·塔奇曼”这块金字招牌。

这部本质上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头一个月战况的军事历史研究，究竟好在什么地方，竟能享有如此盛誉？本书有四个突出的特点：细节丰富描述生动，读者有如亲临事件现场见证历史；以散文叙事风格写作，文字剔透、清晰、慧黠、练达且诙谐；冷静地跳过道德判断——塔奇曼从不说教或使用苛责的语调，她为文保持开放怀疑态度却不带愤世嫉俗的嘲讽，读者在读到人类所犯错误而感到荒唐悲哀的同时，也不致因人类的卑劣行为而太过激愤。这三个特点在塔奇曼的所有著作中处处可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八月炮火》一书

让读者一旦捧读后便几再难释手的第四个特点，在于塔奇曼说服读者先吊吊自己的胃口，不先设想有什么大事即将发生。她先以叙述包括3个野战兵团、16个军团、36个师的70万德国大军浩浩荡荡越过比利时直捣巴黎的场景拉开全书序幕。成千上万的人车马炮如潮水般一波波涌现在法国北边尘土飞扬的路上，挟着毫无妥协、锐不可当的气势，德军朝着占领巴黎城，依德皇诸将领们计划的在6周内结束西线战事的目标勇往迈进。看到德国大军挺进这部分地区时，读者可能已经知道这批人马最后并没有如愿攻进巴黎；克卢克将军率部闪开以避战，且在马恩河一役后，双方的百万大军跌跌撞撞退入壕沟，开始打起4年杀戮惨烈的持久战。但是，塔奇曼就有本事让读者忘了他们已知道的史实。读者浸淫在书中枪声如雷四起、刺刀攻闪交错的氛围中，俨然成为置身战场的参与者，也跟着关心起兵乏马困的德军会不会再回击？被逼入绝境的英法能否撑得住？巴黎会不会失陷？塔奇曼书中描述1914年8月战事手法悬疑性十足，让读者一如亲历其中的人对后来战情发展无比好奇，是她引人入胜之处。

《八月炮火》问世之初，新闻界如此形容巴巴拉·塔奇曼：一个50岁的家庭主妇、3个女孩的母亲，以及纽约一个著名医生的太太。但事实更为复杂有趣。她出身纽约城两个书香门第的犹太商人世家，祖父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Sr.）在一次大战时出使土耳其，舅舅小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出任老罗斯福总统的财政部长逾12年，塔奇曼的父亲沃森姆（Maurice Wertheim）成立一个投资银行集团。她童年的住所是位于东北部的一栋五层楼棕石洋房，家里为她聘请的一个法文女家教就在这栋房子内每天对她高声朗诵法语，从哈辛到柯里尼的剧本，她无一不读。在康涅狄格州，她的家族还有一栋附设谷仓和马厩的乡间大屋。在用晚餐时，她的父亲常常禁止家人提到老罗斯福总统的名字。有一天，正值青春期的女儿言谈超越尺度，父亲不悦命她离席，巴巴拉坐在椅上腰杆挺得笔直说：“我已经够大了，不要随意叫我离开餐桌！”父亲不可置信地瞪着她，但巴巴拉则兀自留在原位不动。

自哈佛大学女子学院毕业时，刚巧祖父代表美国率团赴伦敦参加世界货币经济会议，她放弃毕业典礼陪伴祖父前往。后来她被聘为太平洋关系学会的研究助理，在东京住了一年，接着成为《国家报》（*the Nation*）的新进记者。该报一度濒临破产，多亏她父亲花钱买下。24岁时，她便被派往西班牙采访内战新闻。

1940年希特勒挥军攻进巴黎那天，她下嫁纽约城的列斯特·塔奇曼（Lester Tuchman）医生。临将远赴欧陆战场的塔奇曼医生相信在当时那样的世道下，实在不适合生养小孩，巴巴拉则回道：“如果我们只是坐等情况改善，可能要永远等下去。但假使我们真想要一个小孩，不要管希特勒，现在就应该生！”9个月

后他们的长女出世。在1940、50年代期间，塔奇曼忙着养育女儿同时，也巧心挪出时间撰写她的第一本书《圣经与剑》，这本关于以色列建国的著作在1954年付梓发行。接着《齐默尔曼电报》（*The Zimmermann Telegram*）也在1958年出炉。后者主要描写德国外相在1917年以同意归还得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和加州等土地为诱饵，企图说动墨西哥加入对美战争，全文风格高雅，幽默趣味横生，确是引领风潮的高品位之作。

《八月炮火》以及 *The Proud Tower, Stilwell,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A Distant Mirror, The March of Folly The First Salute* 等著作相继问世，塔奇曼声誉日隆，几乎被当成国宝。大家心里都纳闷她怎么那么厉害？塔奇曼在无数的演讲和文章（后来结集编印成名为《实践历史》一书）中透露，写史第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是，必须深爱你所要撰写的主题。她忆起她在哈佛的一个教授对13世纪英国颁订的大宪章（*Magna Carta*）痴迷不已，一讨论到它时，教授的蓝眼珠闪闪发亮，连坐在椅子边的她也感染了他那股热力。塔奇曼提到多年后她遇到一个学生在撰写论文时被迫选择一个他完全不感兴趣的题目，只因他的系所认定这是入门研究必修的题目，她为他感到不平：“如果你连自己都不感兴趣，又如何能吸引其他人呢？”她写的都是她觉得很有意思的人或事，一开始是有些好玩的东西吸住她的目光，接着她探究这个题材是冷僻或为人熟知，如果她发现自己在这上面的好奇心一天天增长，便继续走下去，每个题材最后总是能带出新的事实、意义、观点和生命。她从这个特别的8月发现到1914年有种不寻常的气氛，能让感受到这段史实可能对人类带来的意义的人心悸颤。她的作品散发一股魅力，读者被她笔下的热情和技巧吸住，最后绝难逃出她文字的魔掌。

她通常是先着手作研究，亦即搜集史实，她毕生博览群籍，但一旦开始她就把自己丢进那个时空和历史事件当中，埋首投身其中各种人物的生活。举凡信件、电报、日记、回忆录、内阁档案文件，战争令、密码甚至情书，她无一不读。她以图书馆为家，经常流连于纽约公立图书馆、国会图书馆、国家档案室、大英图书馆、公共数据室、国家藏书楼、耶鲁大学的史特林图书馆、哈佛大学的维登纳图书馆。（她自述当学生的时候，维登纳图书馆内的大堆头书简直是她的“阿基米得浴缸”、“燃烧的树丛”、“发现自己的盘尼西林的模型碟”……沉溺在成堆的典籍中，她乐而忘我，像一头放养在遍地苜蓿田野的乳牛，全然不去想晚上是否会被关回牛棚。）

动手写《八月炮火》之前，她找了一个夏天，开着租来的雷诺小车跑遍比利时和法国古战场。“我看到了被昔日装甲部队铁蹄蹂躏的田野，如今谷穗成熟累累，我丈量当时被占领的比利时马斯（*Meuse*）河宽度，遥想当年法军是以何种心情站在孚日（*Vosges*）高地往下眺望他们的阿尔萨斯失土。”无论在图书馆、

书桌前，或踏足古战场，她一心追求的是活生生的具体史实，希望笔下呈现的人或事的性格特质能深印在读者心版上。

以下是几个例子：

——德皇：“是个欧洲信口开河的人”。

——费迪南德大公：“他高大肥硕，身着紧身胸衣，头盔上绿色羽翎招展，是未来悲剧的根源”。

——史里芬：德国策划战争的军师。“普鲁士军官只有两类：颈粗如牛和肥臀细腰，而他是属于第二类”。

——霞飞：法国元帅。“身躯魁伟，大腹便便，穿着宽肥的军服；面容丰腴，点缀着已霜白的浓浓髭鬃和天生匹配的两道粗眉；肤色白嫩，两眼碧蓝安详，目光诚挚恬静；霞飞的模样活像个圣诞老人，叫人一见便有慈祥朴直之感——这两个品质在他的性格中是不易察觉的”。

——苏克霍姆利诺夫：俄国的陆军大臣。“轻浮佻岱而显得狡黠机灵，也就失去了他的混沌纯朴的本色。他身材不高，细皮白肉，生就一张猫儿脸，蓄着一把整齐雪白的胡须，全身媚态十足，近乎奸诈”。“迷上了一个外省省长的23岁的夫人。他千方百计栽赃诬陷，策划离婚，甩掉那个丈夫，娶了这个绝色尤物做他的第四任夫人”。

巴巴拉·塔奇曼研究的更大的目的是要挖掘历史真相，她也尽其所能去探讨当时的人对那些事件的真实感受。她鲜少采用历史的体系和分类。我在这里套用《泰晤士报文学评论副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一个书评家的话：“一个史家如果将体系列为第一优先，他就很难挣脱只筛选最合于自己架构的史实的窠臼。”塔奇曼建议以事实作前导，她说：“发现历史真相在起始阶段已经足够。”“不要太急着去发掘历史发生的原因，我相信这部分留到你不仅搜集全部的史料，且把它依序编成系列，正确的说是落笔写成文句、段落和章节之后，再来单独处理会比较安全。在将搜集到的人物性格、日期、枪弹口径、演讲稿等材料转化成文字的过程中，事件发生的原因最终自然会浮出水面。”

知道何时住手当然也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问题，她的忠告是：“你必须在完成之前停下脚步，否则你将永远不会罢手，也不可能完成。”她解释说：“历史研究是没完没了的诱惑，但是写作却是一件苦差事。走到一个阶段，终究要开始进行挑选、精练并结合史实所谓剪刀浆糊的工作，并且梳理出一套模式，进而建立叙事形式，简言之，就是开始撰写。”“撰写是一个劳心费时且痛苦不堪的过程，有时会令人不禁气馁。过程中可能需要重整、修改、增订、删减或重写。但是也会给你带来激动、狂喜的快感，好像站上奥林帕斯山峰的那一刹那。”

令人讶异的是，塔奇曼自己是经过多年磨练才发展出她著名的叙事风格。

她在哈佛的毕业论文只得到“了无特色”的评价。她的第一本书《圣经与剑》遭到退稿 30 次后才有出版公司愿意帮她出书。她一路走来努力不懈，最后终于得出一套放诸四海皆准的公式：下苦功，多听多想、持续不断地实践。

塔奇曼特别看重我们大家都可以自由掌控运用的伟大的工具力量，亦即英文这个语言。的确，这个信念使她经常在历史研究题材以及应以何种工具適切表达之间徘徊挣扎：“重要的是，我是个作家，只是以历史为题材而已。”她说道：“我对写作艺术的兴趣与对历史的兴趣不相上下……文字发出的声息以及文字声息与其代表的意义之间的互动深深令我着迷。”觉得自己想出了绝妙好辞或琢磨出佳句时，她忍不住立即想与别人分享，于是拿起电话一字一句念给她的编辑听。她觉得精准、典雅的文字是赋予历史美妙声音的乐器。读者打开书后会一页页翻下去，是她写作的最大目标。

在一个大众文化普及化以及庸俗化的时代，她无疑是个精英分子。对她来说，高质量有两个基本标准：下的工夫要深以及目的要纯正。其间的差别不仅只是艺术技巧而已，也在于意念。“你要做到别人都说好；要不然就只有流于半吊子。”

塔奇曼与学术界和评论家维持戒慎恐惧的关系。她没有博士学位，“我想这反而救了我！”她相信传统学术生涯的要求会让想象力失去空间，窒息写作热情并扼杀散文体风格。她说：“学院派的史学家深受限定窄化读者之苦，先是论文指导教授，再来是演讲厅的听众，让读者看得下去并非他们的主要重点。”有人建议她或许可以去教书，“我为什么该去教书？”她如此强烈地响应：“我是一个作家，不想误人子弟！我即使想教，也做不来。”对她来说，作家就应该驻足图书馆或在田野实地调查，或埋首案前写作。她强调，希罗多德、吉本、修昔底德、麦克考利和帕克曼不也都没有博士学位？

有些评论家，尤其是学院派评论家，将塔奇曼的作品列为通俗历史而嗤之以鼻，隐含只因作品太过畅销，一定达不到他们自己所设标准的意味。这种贬抑的评论刺伤了她。大部分作家对负面评价采取默不作声政策，因为若作出响应只会激怒对方，给自己带来更多伤害。然而，塔奇曼却正面回击。她写信给《纽约时报》说：我注意到那些迫不及待指出作者漏东漏西的评论家，自己反而没有全部看完他所评论的作品。而且“非小说类的作者都了解那些评论家非得要挑出一些毛病才能凸显他们的博学多闻，我们也等着看他们到底能从鸡蛋里挑出什么骨头”。塔奇曼最后多能打败那些评论家，至少他们不敢再与她正面冲突。这些年来她陆续应邀到很多名校演讲、获颁荣誉学位，并两次赢得普利策奖，她也当选为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成立 80 年来的首位女性院长。

尽管她具有好战的专业性格，但她作品中却有一种罕见的容忍。她用极为

人性的语法描述笔下虚荣、自大、贪婪、愚蠢和懦弱的人物，也尽量假设他们并非生来就如此。举一个最好的例子：在分析脾气火爆的前驻法英国海军远征军团元帅约翰·弗伦奇爵士不愿派军队上战场的原因时，她写道：“不管是否出于军队最好保持现状，尽量避免人员无谓伤亡的考虑，英国战争部长基钦纳勋爵下令按兵不动；或者是约翰·弗伦奇了解到远征军若全军覆没，英国再也没有训练精良的部队可补充增员；或者把自己的军队置于离可怕的敌人仅几英里的欧陆战火下，沉重的责任感压得他喘不过气；又或者在他表面大胆的言行下，天生的勇气在无形中一点一滴消逝。若非设身处地站在他的立场，很难评断他的行为。”

塔奇曼写历史目的是要呈现人类的挣扎、成功、挫折和失败的全貌，但她并不作道德判断。尽管如此，《八月炮火》一书仍含有历史的教训。愚不可及的帝王、政客和将领错误地踏进一场没有人要得战争，这场大决战如同一出典型的希腊悲剧般，一步步冷酷地迈向毁灭却无可挽回。塔奇曼在书中写道：“1914年那个8月，某些无可逃避且与我们都息息相关的共通的因果隐约浮现，它摆荡在这场战争是精心完美策划抑或人天生不免犯错之间，让人因心生‘我们全为了荣耀上帝而战’的想法而惊悚颤栗。”塔奇曼希望读她书的人能从中记取警示，避免重蹈覆辙且日有所进。正是作者的这份诚心和书中隐含的教训，使上至总统首相、下至上百万的普通读者都对这本书爱不释手。

家庭和工作占据了塔奇曼的生活，她最大的乐趣就是坐在桌前写作，工作时她绝不容许自己分心。成名之后，有一次女儿艾尔玛对她说，珍妮·方达和巴拉·史翠珊想请她写电影剧本。她摇手表示不要，艾尔玛不死心地问：“但是妈，难道你不想看看珍妮·方达本人吗？”塔奇曼仍回说：“不可能，我正在做事，没有时间！”

她的第一份原稿是先手写在黄色的活页便条纸簿上，然后再照手稿打字，每一行距间固定空三行，方便日后重整文句时剪贴用。她通常一口气工作四五个钟头，中间不打岔。她的另一个女儿杰西卡回忆说：“《八月炮火》完稿的那个夏天，有一天我母亲进度落后急着想要赶上，为了远离电话的干扰，她在一座老旧但通风的制乳厂内架了一张桥牌桌和椅子，而工厂的隔壁就连着马厩。她早上7点半就起床工作，我的任务是在12点半时为她送午餐，午餐托盘上通常就是一个三明治、一瓶V-8牌瓶装果汁和一份水果。我每天悄然无声地走近马厩外的针松林，发现她总是同一个坐姿，那么地全神贯注。5点或稍晚她才收工。”

塔奇曼那年夏天为了一段文字，反复推敲了8个小时。后来那段文字成为她所有著作中最出名的经典佳句，这就是《八月炮火》的开场白：“1910年5月

的一个上午，……，多么宏伟的一个场面！……”还没有与这本书相会的幸运儿现在可以开始翻开下页展读了。

罗伯特·马西 (Robert K. Massie)

自序

本书的缘起可溯至我早先写的两部主题皆为一次世界大战的著作。第一部是《圣经与剑》，内容描述英法联盟在中东与土耳其打得如火如荼之际，为使英军顺利开进耶路撒冷，英国遂在 1917 年发表《贝尔福（Balfour）宣言》的来龙去脉。耶路撒冷是犹太 - 基督教，也恰巧是伊斯兰教（虽然当时这点没有今天那么受到重视）的发源地和宗教中心，夺取圣城因而被视为一个划时代的举动，需伴以重要的宣示动作，并赋予其合适的道德正当性。一份承认巴勒斯坦是原住民族祖国的官方声明，正合乎这个需求。这并非一个亲犹太主义思维下的产物，而是基于两个其他因素：一是圣经，尤其是旧约对英国文化的影响；以及当年很多人深信不疑的逻辑，亦即《曼彻斯特卫报》那时所谓的考虑苏伊士运河两岸军事状况的说法，简言之，就是“圣经与剑”。

在《八月炮火》前的第二本书是《齐默尔曼电报》（*The Zimmermann Telegram*），这本书写的是当时德国外交大臣阿瑟·齐默尔曼（Arthur Zimmermann）企图说服墨西哥和日本加入德国同盟，在美洲向美国宣战的计划，并以归还墨西哥原有的得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和加州等土地作为报酬。齐默尔曼这个聪明的构想旨在借着把美军困在自己的本土战场，而无暇顾及欧洲战事。然而，结果却适得其反。记载计划详情的无线电文在传给墨西哥总统途中，被英军拦截解码，立即转交给美国政府，华盛顿随后公布电报内容。齐默尔曼的计划在美国国内引起公愤，反而帮助美国仓促加入欧洲战场。

在与历史打交道这么多年后，我一直认为时钟在 1914 那年卡住不动了，也就是说，就在那一年，19 世纪才真正结束，开始迈入我们的年代——丘吉尔所宣称的“可怕的 20 世纪”。在寻找写书题材的过程中，我感觉 1914 年绝对是个好题目。但是，我并不知道应该从什么地方入门或采用什么架构。当我还在踉踉跄跄寻找正确的切入点的当儿，一个小小的奇迹出现了。我的经纪人打电话

给我说，有一个编辑想请我写一本关于1914年的书，问我要不要与他谈谈。我一下子当场愣住了，但还没有到说不出话来的地步。我当然一口应允。尽管我很高兴这个编辑慧眼独具找到我这个正确人选，但想到原来其他人也有类似我的构想，不免令我有些怅然不安。

他是麦克米伦（Macmillan）公司的出版商，名叫塞西尔·斯科特（Cecil Scott），很不幸他今天已不在人世。我们后来见面时，他告诉我他想要的是一本探讨英国远征军团在蒙斯一役中发生的真实故事。这是英国远征军团1914那年在海外首次遭遇的战事。英军在这场战役中有点奇迹般地挺了过来，并对德军产生牵制作用，但英军获得神助的传说也闹得满天飞。与斯科特见面之后的那个星期，我正好要去滑雪，于是雪橇装备之外，我还带了一箱子的书上佛蒙特山。

滑完雪回到家时，我已有一个以德国战舰“格本”（Goeben）号海上逃亡为主题的写作计划。“格本”号不仅逃过英军巡洋舰在地中海的追捕，并且在安然驶抵君士坦丁堡后，将土耳其连同雄霸中东的整个奥斯曼帝国卷入大战。这个事件决定了那个地区的历史进程，影响直至今日。选择“格本”号下手对我来说似乎再自然也不过了，因为它已成为我们家人，包括当时只有2岁的我亲眼见证的一部家族史。事件发生时，我们也正要搭船横渡地中海前往君士坦丁堡探望时任美国驻土耳其大使的祖父。当时我们如何从邮轮看到急于追捕敌船的英国巡洋舰上开炮射击，以及“格本”号如何加速逃走，以及一抵达君士坦丁堡，我们如何成为第一批向土耳其首都的官员和外交官报告这场海上追逐战的人士等等，都是我们家族圈事后常津津乐道的故事。我母亲事后描述她当时如何在来不及上岸与她父亲打招呼之前，就被德国大使详细盘问，形成我对德国人办事风格的第一印象，这几乎可以说是第一手数据。

事发将近30年后，我从佛蒙特山滑雪下来告诉斯科特先生这就是我要写的故事，但他说那不是他要的，他还是锁定蒙斯战役：英国远征军团如何击退德军，是否英军真的看到幻像或有一个天使飞在战场上空？蒙斯一役固然后来对西线战事十分重要，但天使传说的根据是什么呢？坦白地说，我还是对“格本”号比较感兴趣，但是一个出版商准备要出一本有关1914年的书，比我俩观点互有出入来得重要。

整个战争对我来说是太大块的文章，远非我能力所及。但斯科特先生不断说我写这本书没有问题。后来我缩小范围拟订了一个集中探讨战争第一个月的写作计划，这一个月份涵盖了所有大战的根源，包括“格本”号和蒙斯战役。如此一来双方皆大欢喜，而此书也开始看起来有些眉目了。

深陷在以罗马数字编号的各军种以及左、右侧击包抄战术等复杂用语的泥

淖，我很快发现自己所学的不足，觉得在动手写这类著作之前，应该先去参谋指挥学院念个10年。尤其是在尝试说明处在防守地位的法军最初如何收复阿尔萨斯时，我因无法真正理解备感吃力，但后来我还是成功编出一套故事。这是撰写历史过程中学到的运用技巧——即当你无法知道全貌时，只好以稍为模糊的手法来描述事实，吉本也使用漂亮相称的词句如法炮制，但认真分析起来却没有多少意义，而你可能因惊叹它们结构的完美而没有注意到。我没有吉本的功力，但是我学到深入尚未开发领域探险的价值，我并没有走回对素材来源以及所有人物、情况已有充分掌握的研究老路线。后者做起来当然容易多了，可是毕竟少了那种发现新大陆的惊奇感，这也就是我喜欢在写书时另辟新题材的原因。尽管评论家可能对此无法赞同，我却乐此不疲。

《八月炮火》发行之初，书评界几乎没有人认识我，自然也没有什么名气让他们任意糟蹋；结果我的作品反而得到热烈回响。克里夫顿·费迪曼（Clifton Fadiman）在“每月一书俱乐部”的会刊中写道：“大话不能随便说，但是我认为《八月炮火》还是有相当机会可以成为一部历史经典。它的优点几乎是修昔底德派标榜的知性、简洁、轻巧不沉重。一如修昔底德史书的题材，处理一次大战爆发前后这段时间历史这样的题材，其层次远超过单以文字叙事的有限境界。这本字字珠玑的散文记录了塑成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历史时刻，它提供了一个长远的观点来为我们所处令人忧心的时代加以定位。假设今天世界上大部分的男男女女、大人小孩很快就要被烧化成原子，地球大概会直接迈向毁灭，重演1914年8月当时无数炮口述说的悲剧。这个说法也许有过分简化之嫌，但它贴切地说明作者默默提出的理论。她深信这个可怕8月的僵局决定了其后战争的发展和达成和平的条件，并促成后来两次大战间情势的演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

接着费迪曼特别挑出我书中几个比较突出的角色，包括德皇、艾伯特国王、霞飞（Joffre）、福煦（Foch）将军，对他们描述了一番。他说，优秀史家的另一个高明之处是能预测人类的行为和事件的演变。这些人物在我笔下表现出来的性格正是我原先想要传达给读者的，我感觉自己在这方面算是成功的。费迪曼能体会我下的苦功令我感动万分，更甭提他把我和修昔底德相提并论了。听到他的赞美，我发现自己竟然热泪盈眶，这是我过去不曾有过的反应，毕竟能获此完美的知音，一生也许只有一次。

有关是否要推出本书的周年版一事，我想重要的是要看它是否仍保有原先在史学上的意义和价值。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书中的每一个段落章节，我都不想更动。

英王爱德华七世丧礼的开幕仪式场景可能是书中最为人们熟知的情节，而后

记中的最后一段替本书，或应该说本书的主题，阐明了大战对我们历史的意义。虽然这么讲可能不够谦虚，但是这段文字足以媲美我所知道的任何一本第一次世界大战概要。

除了费迪曼的赞赏，有“出版买卖界圣经”之称的《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也作出大胆惊人的预测，宣称《八月炮火》将稳居整个冬季非小说类畅销排行榜的冠军宝座。《出版人周刊》夸张得有点冲过头，竟然下了这么奇怪的评语：“这本书将会让庞大的美国读者群对那属于历史忽略的一章的激情时刻产生一种狂热……”。我不会选择“激情时刻”或“狂热”这种字眼来形容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我也认为没有理由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称为“历史忽略的一章”，因为你可以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书架上找到一长串与这个战争有关的书名。尽管如此，对于该刊由衷的欢迎，我还是觉得很高兴。在写作过程中我曾有过沮丧到写不下去的时候，我对斯科特抱怨说：“有谁会看这本书啊？”他回答说：“至少有两个人，你跟我。”这样的回答实在说不上鼓励，唯其如此，《出版人周刊》的评语更加让我讶异，后来结果证明该刊的预测完全正确。《八月炮火》上市以来气势如虹，有如一匹脱缰的野马，我把版税收入和国外版权指定给我的3个女儿，她们已陆续收到不少支票。虽然她们3人平分下来可能金额不多，但是知道在出版26年后，本书还能吸引新的读者的感觉真的很好。

现在新版本发行上市，我很高兴这本书能介绍给新一代读者，希望这本书在走到其生命中年期时不会失去它原有的魅力，或者应该说是趣味吧！

巴巴拉·W. 塔奇曼 (Barbara W. Tuchman)

作者的话

本书之成，主要得感谢麦克米伦公司的塞西尔·斯科特先生。其忠告，其勉励，其有关知识，对本书克底于成，始终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和坚实可靠的支持。我还有幸取得丹宁·米勒先生的协作，他以推究入微的高见，为我澄清了写作上、阐述上的许多问题，使本书得以改进，要不就逊色多了。他的惠助，我将永志不忘。

我应感激纽约市立图书馆，它藏书浩瀚，无出其右；同时希望我出生的城市有朝一日能设法使图书馆给学者的方便，堪与它无比丰富的数据媲美。我也感谢纽约社会图书馆，殷勤备至，始终如一，为我看书大开方便之门，为我写作提供安静的环境；感谢斯坦福的胡佛图书馆的艾格尼丝·F. 彼得森夫人，惠借有关布里埃一地失守的《调查录》，并应询查明了许多疑点；感谢伦敦帝国军事博物馆的 R. E. B·库姆小姐，承她提供许多图片说明；感谢巴黎当代国际文献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承他们供给原始资料；还感谢美国军械协会的亨利·萨克斯先生，给我以技术指导并弥补了我德语的不足。

必须向读者说明，奥匈、塞尔维亚、俄奥以及塞奥战线，本书均略而未谈，这并非完全出于主观武断。巴尔干半岛问题了无穷尽，它自然而然地有别于这次大战的其他问题；不把它列入其中，我看倒也完整统一，包括进来反而会冗长生厌。

在终日埋首战争回忆录一段时期后，我曾想摒弃不用罗马数字番号，但结果是习惯势力强大，胜过善良的意图。这种数字，像同陆军结下了不解之缘，分割不得，我只好徒唤奈何^①。然而，可以奉献读者一个有用的判别左右的法则：江河以面对下游的方向为准；军队，即使中途改换方向乃至向后撤退，亦

^① 译文中一概未用罗马数字番号。——译者注

视为在按其出发的方向前进，也就是其左其右始终不变。

本书的叙事所本和引文出处，都列于书末注释。我竭力避免牵强附会以及历史著作中像“拿破仑眺望着法国海岸线消失无际之时，他必然想起很久以前……”的那种“他必然如何如何”的文风。书中有关气候状况、思想感情，以及公众輿情、个人见解，都有所本，凡属必要之处，注释中均有依据可循。

译者说明

本书作者巴巴拉·W. 塔奇曼（1912—1989），美国人，1933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女子学院，以后在耶鲁、哥伦比亚等大学学习，得文学博士学位，系美国有名的作家之一。她的著述颇多，其中本书（1962年）和《史迪威和美国人在华经历，1911—1945年》（编按：或译《史迪威在中国》）（*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1971年）两书，曾分别于1963年和1972年获“普利策奖”。

《八月炮火》是一部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的著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在1914年8月开战的，本书就是叙述大战危机的形成、爆发以及大战初期的战役。它以1910年英王爱德华的葬礼为引子，叙述了德皇威廉的野心，以及和英法等国的矛盾。接着分“计划”、“爆发”和“激战”三部分，生动地展开了对这场大战的描画。由于作者有高度的文学修养，对英、法、俄、比等国的历史、民族性和当时的社会情况又有较深刻的了解，在写作时又参考了大量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的文献和著作，并实地访问了一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因而文笔生动，所述事件、人物栩栩如生，对事实的分析、人物的刻画和评价也较客观。据作者自述：“书中有关气候状况、思想感情，以及公众舆情、个人见解，都有所本”。作者运用了夹叙夹议的笔法，在叙述分析初期战役交战双方在战略和战术上的错误，协约国之间的矛盾，以及德军的残暴，人心的向背等等时，必然引申出这些情况对战争的进程所起的深远影响，预示了大战的结局。因而本书虽非一部完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但它通过这段历史时期的一个重要阶段以及一些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互为因果，反映了这个历史时期的概貌，使人读后并无片断、孤立的感觉。

原书于1962年出版后，在美国引起了学术界和政界的重视。《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的作者威廉·L·夏勒，誉之为“当代最佳书籍之一……全书从头到尾都